

直隶总督赵秉钧给袁世凯当了替死鬼



聂茂 著
河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20世纪上半叶,军阀们拥兵自重,权倾一时。可短短数十年间,这些大军阀中竟有二十几人死于非命。他们中有被刺杀的,有被处决的,有被毒死的,还有自杀的。这么多人不得善终,是偶然现象,还是存在必然因素?其中的答案,只有在历史事件中去寻找。

1914年2月27日深夜,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得到了一个消息:“直隶总督赵秉钧意外中毒身亡。”闻此噩耗,袁世凯悲痛异常,浊泪直流。然后,他叫来儿子袁克文,写下一副挽联并交付一万元治丧费,吩咐儿子去天津吊唁赵秉钧。第二天,袁克文和袁世凯的另一个手下一起赶往天津吊唁,直到此时,袁克文才断断续续知道:赵秉钧的死并非意外……

解密档案

劳苦功高深得袁心

赵秉钧是河南汝州人。1878年,赵秉钧19岁,考秀才不中,遂弃文从武,进入左宗棠所部淮军,随军进驻新疆。1899年,赵被授予知县衔,补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巡防营,以“长于缉捕”闻名官场。

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之后,一眼就看中赵秉钧,派赵秉钧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。次年,直隶全省巡警组织建成,袁世凯欢喜不已,从此将赵秉钧视为左右手。

1905年,革命党人吴稚在北京火车站暗杀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,举朝震惊。赵秉钧奉命带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破案,不久便查了个水落石出。清廷赏识他的才干,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巡警部侍郎。从此,赵秉钧把侦探、巡警布置到京城各个角落,一心为袁世凯效劳。

辛亥革命爆发后,袁世凯为了逼迫清帝退位,从1912年1月中旬就称病不朝。赵秉钧就此成了袁世凯的代理人,出面逼宫。后来,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,目的达到了,赵秉钧也升了官,成为唐绍仪内阁的内务总长。进而,为了把内阁控制在自己的手中,袁世凯逼走了总理唐绍仪,而让赵秉钧代理。当时,同盟会在全国的影响很大,袁世凯授意赵秉钧骗取孙中山、黄兴等人的信任,混入同盟会做内线。于是,赵秉钧连忙请人代填了一份志愿书,加入了同盟会。黄兴果然上了当,打算通过赵秉钧来实现他的“政党内阁”主张。

赵秉钧有了黄兴的左右疏通,内阁竟顺利通过。此时,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,赵秉钧顺理成章地也成了国民党员。在他的内阁中,外交总长梁启浩、农林总长陈振先、司法总长许世英都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,工商总长刘揆一也表示愿意恢复国民党党籍。于是,赵内阁就成了“国民党内阁”。

对于袁世凯的独裁统治,国民党内外的有识之士是看得很清楚的,他们因此试图用某种手段来阻止袁世凯。

1912年,唐绍仪内阁辞职,宋教仁也退出了内阁,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,他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,离京南下演讲,宣传责任内阁制。1913年初,国会选举揭晓,国民党独占优势。宋教仁兴奋异常,春风得意地计划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。眼看国民党真要得势了,袁世凯急得坐立不安,而赵秉钧见宋教仁要来抢他的头把交椅,也气恨交加。于是袁、赵两人一面稳住宋教仁,一面定下毒计,准备暗杀宋教仁。

刺杀宋教仁后患无穷

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,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到北京,谁知宋教仁刚刚登车,就被人开枪打中,凶手安然逃去。宋教仁所中枪弹是毒弹,伤势十分严重,虽经抢救,但还是在3月22日凌晨与世长辞。宋教仁临死还没忘记他的责任内阁制,他在致袁的遗电中说:“望总统开诚心,布公道,竭力保障民权,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,仁虽死犹生。”

就在宋教仁去世的第二天,

一个自称古董商的河南人到上海四马路中央捕房报案说:“10天前,我到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去兜售古董。我们彼此熟悉,他拿出一张照片来,叫我把这个人杀掉,许以事成之后,给我1000元作报酬。我只懂得做买卖,从来没动手杀过人,因此我不肯承担这件事。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,正是应桂馨要我作为暗杀对象的那张照片。”

根据这条线索,侦探当天就在上海湖北路迎春坊228号妓女胡某家里抓住了应桂馨。次日,侦探捉到了正凶武士英,并搜出了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,手枪一支。仅仅两天,案情大白。杀人的主使不是别人,正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,同谋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,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,直接行凶的是流氓军痞武士英。

事情做得不干净,杀人内幕被揭穿,袁、赵两人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但是,老练狡诈的袁世凯很快就平静下来了,他矢口否认与刺宋案有关,同时,他指使洪述祖躲入租界。袁世凯还收买了一个被天津女校开除的女学生,要她到北京法庭“自首”,诡称黄兴在各地组织了一个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“血光团”,她就是奉了黄兴之命,前来暗杀宋教仁的。北京法庭便据此传黄兴来北京听审。南北两个法庭,一个要传赵秉钧,一个要审黄兴,真真假假,是非莫辨。

在铁的事实面前,上海特别法庭审判结束,当时武士英

已死在狱中,应桂馨判刑下狱。接下来,人们都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即将爆发的南北战争上,杀人主犯袁世凯和赵秉钧竟得以逍遥法外。

应桂馨本是上海滩的一个流氓头子,被捕入狱之后,买通看守,与他的江湖兄弟取得了联系。1913年7月25日,应桂馨的兄弟率领一批徒弟徒孙冲进监狱,竟把应桂馨劫了出来,并立即把他送到青岛躲避。没多久,“二次革命”爆发,袁世凯武力统一的梦想成为现实。在青岛躲避的应桂馨认为出头的机会到了,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,接连发表两个通电,要求北京政府为他“平反冤狱”。

自不量力一宴毙命

应桂馨到底是流氓出身,贼胆不小,他见袁世凯对他的电报毫无反应,竟于10月20日公然来到北京,住进李铁拐斜街同和旅馆。袁世凯叫人给应桂馨送去一笔钱,要他尽快离开北京,躲藏起来。可是,应桂馨坚决要求袁实践诺言,给他“勋二位”和现金50万元,并声称少一样他都不干。袁世凯见软的不行,就派人去警告他说:“老袁不是好惹的,你要动土莫在太岁的头上动。”应桂馨狂野之性发作,居然指着自己的鼻子回答说:“我应桂馨是什么人,他敢拿我怎么样!搞火了我全给他兜出来。”

应桂馨软硬不吃,袁世凯动了火,他找来军政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,命令郝占一名应桂馨干掉。郝占一带领几名侦探很快摸清了应桂馨的住

处。1914年1月18日夜里,郝占一带四名侦探摸进了应桂馨的相好胡某的住宅,而应桂馨这晚恰恰不在,郝占一打草惊蛇。第二天,应桂馨得知郝占一夜访胡宅,感觉不妙,他急急忙忙收拾行李,准备离开北京。当他爬上京津铁路头等客车时,郝占一和另一名侦探已在车上等他多时了。

应桂馨被杀的消息传到赵秉钧耳中。为弄清事情的原委,他立即派心腹去北京打听。第二天,心腹回来报告说,是郝占一奉命在火车上杀死应桂馨的。想起应桂馨的下场,赵秉钧不免凄然泪下,他一时心血来潮,竟不向袁世凯打声招呼,就径自发电通缉袁应凶手。

得知赵秉钧发出通缉令,袁世凯大为恼火。眼见赵秉钧眼下已经没有什么大用,还有一个劲地添乱,袁世凯下决心“烹”了这条走狗,以确保自己太平无事。

袁世凯决心已下,便开始布置。他先是在2月19日任命赵秉钧兼任直隶民政长,以麻痹赵秉钧。同时,寻找机会下手。考虑到赵秉钧是特务出身,为人精细,弄不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袁世凯仔细考虑之后,选择了下毒的办法。

1914年2月27日,袁世凯派人来天津督署视察,一番例行公事之后,赵秉钧设宴招待。席间赵外出方便,北京来人迅速做了手脚,赵返回后继续宴饮。不一会儿,便“腹泻头晕,厥逆扑地”。

赵秉钧的葬礼十分隆重。第二年,袁世凯做了皇帝之后,还追封赵秉钧为“一等忠襄公”。

长贵发现刘大脑袋躲在谢大脚的橱柜里



张继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,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为了让谢大脚安心,长贵决定和她结婚。刘大脑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很郁闷,他一直希望自己和谢大脚之间能发生点事情呢。于是刘大脑袋骗长贵,说如果长贵和谢大脚结婚的话,王大拿就不会来投资了。三思以后,长贵把婚期推迟了。谢大脚很郁闷,还好,王云的到来让她心里稍有放松。

同步热播

陈艳南来赵玉田的苗圃工作了。自从刘英感觉到玉田对陈艳南有点非分想法,就不敢放松了。玉田只要去苗圃,她总是想法子跟着。这天,玉田又要去苗圃,刘英又跟上了。

苗圃里,玉田在使唤着刘英挖着水渠。陈艳南在一边修剪着花卉。玉田不时地检查着刘英挖过的渠道,在里面试着深度,说:太浅了,再深一点。把个刘英累得满头大汗。刘英说:我感觉不浅了,比上次深多了。玉田说:上次是上次,这次是这次,上次能跟这次一样吗?

陈艳南看出一点什么来了,走过来,说:刘英,你歇会儿我替你干。玉田不同意,说:分工不同,哪能让你干呢,不用,你让她干。玉田阻拦着陈艳南。陈艳南是真心要替刘英,她向前挤着。赵玉田上前阻拦着。刘英忽然特别气愤,她从水渠里上来,把铁锹一扔:不干了!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,铁锹在地上跳了起来,落到了陈艳南的脚上。陈艳南“啊”了一声,她的脚被划破了。玉田叫着:天哪,流血了!

刘英害怕了。玉田抱起陈艳南要去卫生所。陈艳南说:一点小伤,没事。但是玉田非要抱陈艳南去。陈艳南一点也不想让他抱,急了,说:好好,要去我自己走着去。玉田上前扶着陈艳南走,很爱惜的样子。边走边回头对刘英说:刘英,惹祸了吧,你等着!

给陈艳南包扎的是王天来。王天来看看陈艳南,眼睛瞪得很亮。王天来说:我,我想问你,你,你不是这村里的人吧?陈艳南说:不是,我是分到这村

里来实习的。从这一刻,王天来就在陈艳南身上动心了。

刘大脑袋趴在村部的一张桌子上写着象牙山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。他是一个擅长长跑的人,对写不太熟练。他有一种难产的感觉。况且,他脑子里还满是谢大脚。刘大脑袋在纸上胡乱画着,写着“谢大脚”的名字。“可行性谢大脚”,“谢大脚可行性”,“谢大脚可”,“谢大脚行”,“谢大脚性”……

刘能提着一壶水走进来说:兄弟,写、写呢?刘大脑袋说:写呢。刘能一边装着给刘大脑袋倒水,一边伸头偷看。刘大脑袋用手捂着,不想让刘能看,说:属于商业机密,你不能看。刘大脑袋的手太小,没有完全挡住。刘能还是看见了一部分,他说:没看,我只觉得你写的那个“脚”字错了。刘大脑袋不信,说:好好的,怎么错了?刘能说:“脚”,走路用的,应该是“足”字旁,怎么会是“月”字旁呢。刘大脑袋笑着说:净瞎说,脚从来都是“月”字旁,什么时候变成“足”字旁了,你看……

刘大脑袋想演示一遍给刘能看,忽然意识到什么,用手挡住了。刘能指天发誓地说:我,我真的没看,我要看,我就不是人。刘大脑袋说:看看,看看,咱们弟兄,这话说严重了。刘能说:兄弟,中午去哪里吃?刘大脑袋说:不着急,先问你几个问题,长贵上班去了吗?刘能说:去了。刘大脑袋接着问:王云回来了吗?刘能说:没有。刘大脑袋又问:谢大脚心情好吗?刘能说:我刚才去

超市买烟,看见她没精打采的呢。听到这里,刘大脑袋决断地说:那,就到谢大脚那儿去吃吧。但是刘能却提出了异议,他说:我怕她心情不好,招、招待不好你,你要真想去吃,我陪着你一起去。刘大脑袋说:不用。

这种吃饭的事情不让刘能参加,刘能是有意见的,他用眼睛瞥着刘大脑袋桌上的可行性报告,语重心长地说:兄弟啊,注意安全啊。

谢大脚面容憔悴地在柜台里坐着。刘大脑袋走进。和谢大脚聊了一会儿,刘大脑袋感觉自己不太受欢迎,就说:我不吃了,我走了。

刘大脑袋拿着东西低着头走着。刘英娘挎着一篮草迎面走过来。刘大脑袋只顾低头走没有看到刘英娘,迎面就撞上了。刘英娘躲闪着,但是没有躲闪掉。刘大脑袋一头撞到了刘英娘的怀里。刘英娘捂着胸部,很疼的样子,叫着:兄弟,你怎么走的路?刘大脑袋很不好意思地说:我不是故意的,我真不是故意的,我就是故意也不会往你那里撞啊,往那里撞也太不人道了吧……

刘英娘说:别说了,别说了,走吧。刘大脑袋看着刘英娘说:你看这事儿的。然后又评价着:不过,不怪我。

晚上,刘英娘往桌子上摆着饭不时在胸上摸一下。刘能关心地说:还,还疼啊。刘英娘说:嗯,我怎么感觉他是故意的呢。刘能说:自家兄弟,怎么会,属于交通事故。刘英娘说:他又跟你不是一个娘生的,算什么自家兄弟,到底祖上姓不

姓刘,串没串种还不好说呢。刘能说:净瞎说。刘英娘说:反正我看着他不像个好人。刘能思考着,反问了一句:他真不像个好人?

刘能端着酒杯,拿起来又放下,放下了又拿起。刘英娘用筷子敲着盘子,说:要喝就喝,要不喝就不喝,学的什么毛病。刘能说:别说话,我在想你说的话呢。刘英娘说:真事似的,你想什么呢?刘能忽然说:我感觉要出事。刘英娘说:谁要出事。刘能说:刘大脑袋,我怎么感觉到他在打谢大脚的主意呢。刘英娘紧张起来,真的啊?刘能说:那可不,我今天在他桌子上看到谢大脚了。刘英娘吃惊起来:谢大脚躺在他桌子上了……

刘能说:满满一桌子……刘英娘捂上了自己的脸,说:我的天,可羞死我了。刘能说:什么,羞死你了,你说什么呢,我是说桌子上有一、一张纸,上面写满了谢大脚的名字。刘英娘说:这么回事啊,我还以为……那,以后你可要离他远点。刘能说:能,能远吗,还有招商引资的事呢。刘英娘说:我看你这个兄弟整天在谢大脚家里,要把招商的事弄明白,悬!刘能,我给你说到时候说不定你要坐蜡,难看。刘能说:不会吧?刘英娘说:怎么不会,还有,他要真把谢大脚给占了,长贵能饶了你?你吃不了兜着吧。刘能紧张起来,说:那,我还得监、监视他。刘能说:就去了村部。

谢大脚到镇上去找长贵,谎称自己生病了,让长贵回来。长贵知道谢大脚骗他,不愿意。

回家后,谢大脚干脆给自己当头浇了一盆冷水,果真生病了。谢大脚在床上躺着,刘大脑袋可抓住了一个机会,床前床后地忙着,又是垫枕头,又是倒水,很尽心的样子。谢大脚觉得这样不好,把他打发走了。可是,等到谢大脚睡着的时候他又转了回来,在谢大脚床头上坐着。等到谢大脚忽然醒来,看见他,吃了一惊。刘大脑袋非要给谢大脚做饭。谢大脚拿他没有办法,只好由他去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,长贵与香秀来喊谢大脚的们。谢大脚害怕起来,埋怨刘大脑袋说:看,我怕来人,这不就来了吗?刘大脑袋也有点怕,不过,他不能怕,他说:怕啥?谢大脚说:你是不怕,我怕是怕,要让长贵看见,怎么说好呢。这怎么办呢,要不你、你躲起来。刘大脑袋说:躲什么躲,不躲。谢大脚说:长贵正找我的毛病呢,你不躲会给我添麻烦的,快、快躲起来吧。刘大脑袋看着房间,说:我这么大的个子,往哪里躲啊?谢大脚指着一个橱柜:就这里吧,就呆一会儿,我把香秀打发走,你再出来。谢大脚开橱门,推着刘大脑袋钻了进去。

自然,刘大脑袋被长贵发现了。长贵听见响声,拉开了橱柜的门,一使劲把刘大脑袋拉了出来:怎么是你?刘大脑袋尴尬地笑着。长贵说:这、这是怎么回事?谢大脚说:他、他来吃饭呢。长贵说:吃饭怎么吃到橱柜里去了?谢大脚不知道怎么说好,说:我也不、不知道啊……

长贵愤怒地走了。